



续脉诗写丛书  
XUMAISHIXIECONGSHU

# SHISHANG

这应该是一个都市，好像在东方，狭窄的巷道，两排是没有  
尽头的五彩斑斓的墙，墙上铺满光怪陆离的艺术品。  
有些模糊，不知道究竟是在哪儿，  
看不明白这是些什么艺术。

# 詩 場

猛然间醒来，  
记下如许一番梦象与梦话。

做梦，是自由的，说梦就不自由，  
做梦，是做真梦，说梦，就难免说谎。

吴若海◎著

Wu Ruo Hai



团结出版社



续脉诗写丛书  
XUMAISHIXIECONGSHU

# SHISHANG

这应该是一个都市，好像在东方，狭窄的巷道，两排是没有  
尽头的五彩斑斓的墙，墙上铺满光怪陆离的艺术品。

有些模糊，不知道究竟是在哪儿，  
看不明白这是些什么艺术。

# 詩 殤

猛然间醒来，

记下如许一番梦象与梦话。

做梦，是醒着的，说梦是不自由的。  
做梦，是做噩梦，说梦，是梦醒说梦。

吴若海◎著

Wu Ruo Hai

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殇 / 吴若海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18.3

(续脉诗写 / 孙守红主编)

ISBN 978-7-5126-6099-1

I. ①诗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26318 号

---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出版策划: 成都力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8-86965206

印 刷: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26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6099-1

定 价: 36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## 丨 总序 丨


# 梦

孙守红

续脉诗写要出丛书了。我受命写序，却一直没有头绪，这一日，却做了一梦。

这应该是一个都市，好像在东方，狭窄的巷道，两排是没有尽头的五彩斑斓的墙，墙上铺满光怪陆离的艺术品。有些模糊，不知道究竟是在哪儿，看不明白这是些什么艺术。不过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墙上并不缺少方块字元素，而且那些方块字还组成了一些诗或文章。突然闯进来一个机器式的人，像天外来客，摆动他僵硬的躯体，张牙舞爪地吼：“天上地下，先锋独尊。其他一切，都是虚妄。”那吼叫，充满摄人心魄的杀气。毫无疑问，胆小的人，肯定会被吓一大跳。我也头晕目眩了好一阵。不是被吓的，是被他那张牙舞爪的动作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憨态给弄的。我问自己：“这货哪来的啊？怎么这样搞笑？”

先锋独尊？还天上地下，有谁能告诉我，先锋这个五彩斑斓的泡泡中，多少人已经死得不明不白？多少人已经成了疯颠？多少人还在算计如何装神弄鬼？恍惚间，还有一些什么玩艺儿在晃动，仿佛是一些张牙舞爪的朦胧面孔……许多张牙舞爪的手似乎还在布置着一个又一个的迷魂阵，似乎在标榜着他



是多么牛的英雄！你看他，无视历史承传与现实逻辑，忘掉了精神血脉的来头，不愿意正视他的源脉，于是便向天下宣布：“天生‘敢’于予！”唯先锋是举了？

唯我先锋与唯我独“革”一样，未必便是与真理同行。我认为，唯我先锋与唯我独“革”，反倒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的变态或变种。它们试图以排他的话语暴力装扮成先锋，挟持美德与真理！岂能如愿？不过是一厢情愿地做梦罢了。当猜忌，癫狂，迷信，无耻与暴戾，以先锋姿态开始上演，离自作自受的日子，或许已经不太远！

猛然间醒来，记下如许一番梦象与梦话。突然想起鲁迅先生说，做梦，是自由的，说梦就不自由，做梦，是做真梦，说梦，就难免说谎。这并非说续脉诗写一概地反对先锋梦象，也并非说续脉诗写与先锋之梦无关。大家要想了解续脉诗写的梦，就请一读本丛书的《诗殇》《童年往事》《吴老满评论选集》和《续脉笺语》吧！

2017. 8. 15

| 代序 |

## 不能承受的青春之轻

姚源清

对于当下长篇小说的创作现状，我一直持有某种偏见：我们向来不乏表现“生存之重”的作品，却极少有作家敢于去揭示和直面“存在之轻”。

如果说“生存之重”侧重于历史现实对个体命运的夹击和毁灭，并由此引出种种炫目的悲剧和灾难，那么“存在之轻”则突出个体对人生存在和世界意义的质疑和动摇，它更多展现的是价值坍塌、毁灭所引发的精神危机，是灵魂在旷野的呼告和自我放逐。显然，对于大多数有终极关怀的人而言，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沉重和苦难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。
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叩问存在意义和人生归宿的写作既是危险而痛苦的，又是伟大而纯粹的，因为它不仅需要超群的智慧和才情，更要能在精神荒原里踽踽独行的勇气。文学史上，从但丁到歌德，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卡夫卡，他们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。反观当下绝大多数作家的创作，其出发点或争名逐利，或媚上媚俗，或自娱自乐，繁荣的表象背后，不过是怯魅的“侏儒写作”而已。就此而言，《诗殇》的出现简直可以算得上一个惊喜。

《诗殇》是诗人吴若海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主要讲述

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陈一飞的爱情遭遇和青春告白，作者以优美而深沉的笔触，生动描写了主人公陈一飞与哟妹、叶颖、何丽萍等女性的爱情悲剧，形象地刻画了主人公惊心动魄、近乎肉搏的灵魂挣扎和突围，通过展现陈一飞充满激情而短暂的一生，将青春从世俗引入形而上层面，展开了生与死、灵与肉、存在与虚无的终极探讨。

在我看来，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作品，作者对人生独特的发问方式，使得小说一开场就与众不同。如同《神曲》中但丁走进“幽暗的森林”，《诗殇》开篇便对陈一飞那“最高形式的痛苦”进行了精彩的象征：一条系在心头的无形的绳索突然被收紧了。很显然，绳索在这里被赋予了高度的哲学寓意，它不仅体现了束缚和审判，代表痛苦和虚无的永刑，更是蛇（撒旦）的隐喻，是人类所有欲望、苦难和罪恶的根源。绳索收紧则意味着苦难的开始，绳索解除则意味着灵魂的超脱，《诗殇》正是基于绳索难题所进行的终极演绎。

《诗殇》的难得之处在于，它不仅承认人生中这条绳索的存在，更要在灵魂深处套着绳索负重前行。于是，在作者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和“庄周梦蝶”式的叙述里，一条带有复调性的、互为镜像的解脱之路开始了：大欲望城外的陈一飞在使者的接引下踏上了幸福号列车，即将以欲望的焚烧和肉身的受罪寻求灵魂的拯救；而大欲望城内的陈一飞则啜饮着青春的苦酒，在寻找神明和回答人生意义的悲壮道路上左冲右突，呐喊彷徨。

应该说，这场自我拯救的历程是极其悲壮的，主人公陈一飞青春生命的燃烧更是触目惊心，它让我想起了某种古老的隐喻——夸父追日，道渴而死。犹如一个挣扎的溺水者、一个饮

鸪止渴的人，陈一飞一次又一次拼命地抓住那些漂浮在身边的稻草——爱情、艺术、美、哲学、宗教，试图以此触摸那遥远而永恒的存在。然而，在他“梦”见过的几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里，哟妹过早凋谢，叶颖不可及，相约何丽萍却扬镰分道，心仪白洁却无疾而终，而自己内心的“海伦”邢慧敏，却终究只能存在于永恒的幻象。青春的激情和沉醉艺术的狂热，让陈一飞身上曾一度弥漫浓重的酒神精神，但他却无法完全拥抱尼采的超人哲学和强力意志。他欣赏咕噜族人敬天地、爱神明的生命态度，震撼于其理解生命与死亡的圆融和超然，却又不能接受虚妄的偶像和具体的神明。他热爱自由和美，醉心于弃绝形式、信仰和教义的“自由的宗教”，却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。一次次突围无果，一场场灾难奔袭，陈一飞最后在青春的大火中孤独而绝望中地走向了死亡。

在小说极富音乐性的叙述节奏里，我震撼于作者对青春的另类表达。一般来说，青春往往象征着生命的朝气蓬勃，在青春国度里，似乎一切真、善、美皆有可能，充满着十足的光彩和活力。但在陈一飞的身上，激情、活力只是一个维度，青春更多暗示的是内部隐秘的躁动、失序、疯狂、灼烧、夭折，青春之火的过于旺盛，让陈一飞只能终生奔走在追寻神明和人生意义的道路上，直到生命消耗殆尽。好比在火柴皮上的狂奔和舞蹈，从一开始，陈一飞就注定了其绚烂而悲壮的命运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确实是青春杀死了陈一飞。

透过灼热的青春，我们甚至可以窥见陈一飞灵魂深处难以调和的图景——他无疑具有深沉炽烈的热情、纯净如水的天性以及天真的孩童的心灵，但同样也涌动着黑暗、向下、窒息的“永远否定的精灵”，一股不可阻挡的、具有破坏力的精神原





欲。二者的拉锯和对峙，共同构成了陈一飞青春燃烧的“双重火焰”。正因如此，陈一飞的青春要比常人更富悲剧性：坚信自己人格中有“伟大的素质”，却集中了人类所有的弱点；热爱人类生活的一切美好，却时时充满犯罪的欲念。“我仰望天空却面临深渊，我思念神明却走向撒旦。”也许，就像浮士德的灵魂早已成为上帝和梅菲斯特的赌注，某种意义上，当陈一飞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突围时，他的灵魂早已被典当在了幽冥界虚无的漩涡之中，而他唯一的自由只能是像西西弗斯一样，不停地在山顶推石，在恶的循环中不断进行绝望的抗争。

不难看出，在人生哲学上，作者化用了叔本华的某些看法：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，生命意志是无法满足的，并且生命意志越强烈，痛苦越显著。用陈一飞的话来说，“爱、热情与梦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深渊，越是迷醉其中，痛苦就滋养得越大。”爱、热情和梦幻本是青春的激情，却成为了培育苦难的养分。于是我们看到，一切对于绳索的解除都是徒劳的，越想解开绳索，绳索就越收越紧，最后陷入更大的窒息和灾难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我们不难理解，为什么深信自己人格中有“伟大的素质”的陈一飞，最后会沉浸在被自己放大的青春苦难当中，甚至患上了“人生的恐惧症”。

在经历爱情的幻灭后，陈一飞曾不无感伤地对刘文军夫妇说，“我不是为女人而哭，我是因为我的青春找不到生命的河床。”事实上，无论是在爱情、生命当中，还是在“神明的河流”和“魔鬼的河流”之间，陈一飞都没有找到可供青春栖息的“河床”。仿佛价值真空里的失重，青春彻底变得虚无缥缈，没有方向，没有归属，甚至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只能默默燃烧，最后化为一抔虚幻的祭坛上的灰烬，成为生命中不

能承受之轻。

不得不承认，阅读《诗殇》的过程是不安的，因为作者似乎并没有打算给出真正意义上的出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并没有找到一条站得住脚的逻辑来证明绳索得到了解除。尽管，陈一飞弥留之际的绚烂幻境很容易让人产生“永恒之女性，引我们飞升”的遐想，尽管，在小说的尾声中，我们似乎看到了陈一飞的“大醒之醒”，以及某种怪诞的“欢喜”与“自在”，但从本质上说，这些安慰是残酷的——虚幻的安慰不仅不能给人以希望，反而更加映衬出这个无边的、彻骨的黑暗和虚无，放大了悲剧的效果。于是，我们只好幻想，那飘荡在虚空中陈一飞，或许并没有真正淹没在巨大的虚无里，这一切，不过是陷入了另一场梦。

即便如此，我仍要说，《诗殇》是一部精神容量深邃广阔的小说，它的高度诗化的语言、绵密的叙事、奇崛的想象力，以及对存在意义的极致探索，决定它将凸显于同时代的精神写作，这样的小说，注定只属于极少数孤独者，并伴随他们走过茫茫暗夜。

2017年8月25日

玉屏

（姚源清，侗族，1991年出生，贵州天柱人。青年诗人，民间诗刊《镜像》主编。）

献给八十年代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！献  
给我当时的女朋友们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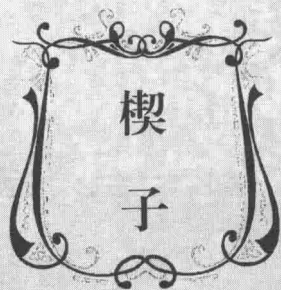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吴若海

最深的爱，往往来自深渊。

——杨 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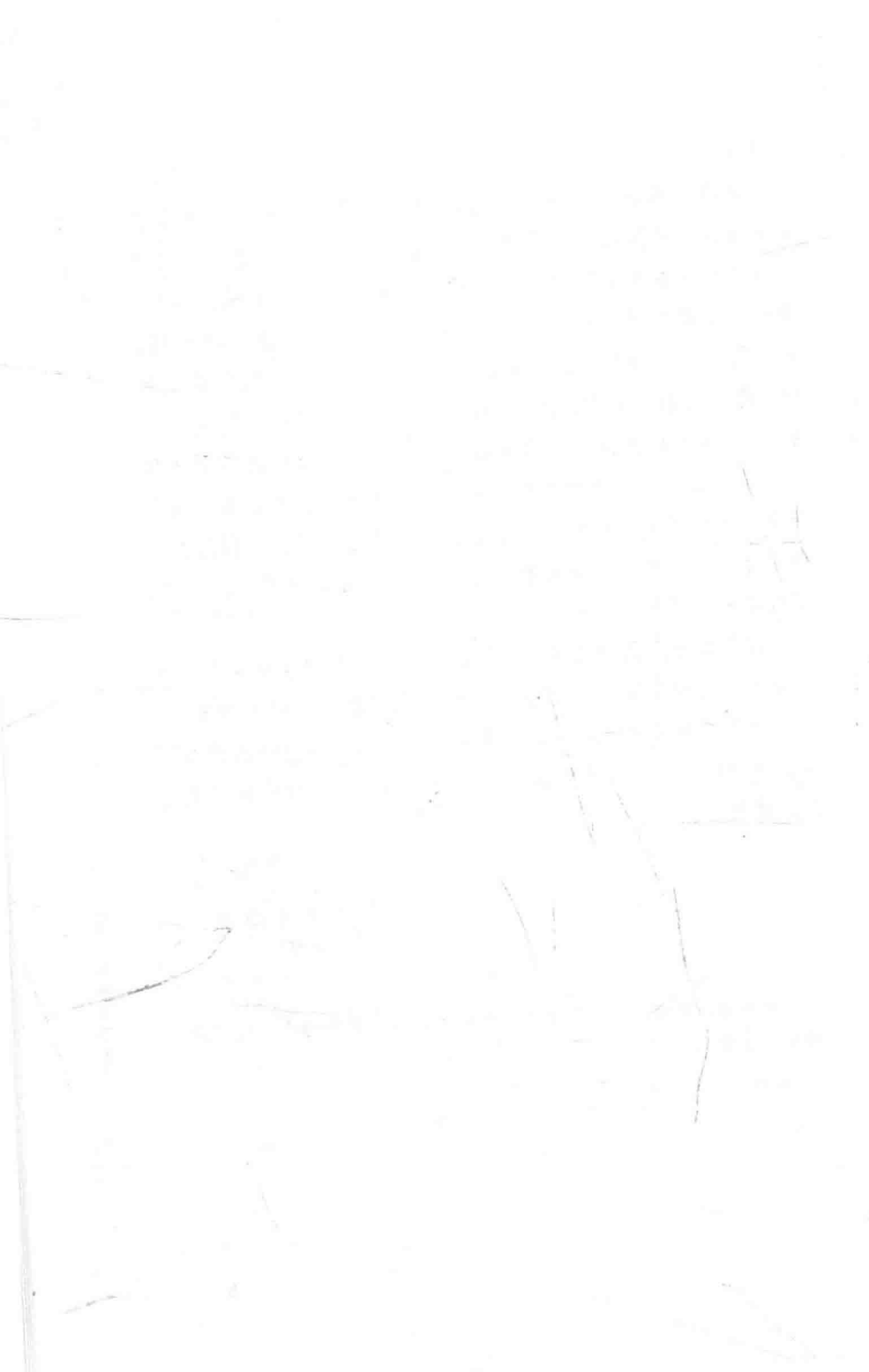
无数次，我痛哭着青春  
在群山之巅，在我的心中  
无数次，太阳被风吹落

——陈一飞



楔

子



这个故事是从一条绳索开始的。

一天，那条一直软塌塌地盘在他心上的绳索，突然收紧了。这还得从故事的源头说起。

多年前，一位年长的智者曾经告诉陈一飞：痛苦有六种表现形式，最轻微的是痛哭，其次是抽泣，第三是沉默，再则是苦笑，再次是狂笑；而痛苦的最高表现形式是——一条系在你心上的无形的绳索突然收紧了，你感到自己的灵魂在不断溃散……当时他并不懂得这些话的真正含义，后来也经历了无数次的痛哭、抽泣、沉默、苦笑、狂笑……今天，陈一飞终于窥见了这位痛苦的伟大君王，切身体验了难受的最高形式。

为了减轻痛苦，陈一飞艰难地爬到书桌前，勉强支撑着坐在椅子上。他开始翻阅最后一堆书籍，他的周围，还堆放着无数早已翻烂的书籍。在这间小阁楼到底呆了多久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，从他一跨进这间又脏又乱的小阁楼时起，时间似乎就终结了。他一直毫无进展，一无所获。本想果断地解开绳索，泯灭痛苦，或者就干脆对自己的生命来一次彻底的盘点，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。然而，一切都是徒劳，那条绳索



越系越紧，根本不给他任何脱逃的机会。

其实，这根绳索，很早以前就像一条蛇一样悄悄钻进他的胸膛，盘结在他的心上。只是它一直松弛着，仿佛根本就不存在似的，直到有一天，这根绳索突然绷紧了，他的心发出一阵阵难以忍受的绞痛，所有的医生都对他的病症束手无策。而这根绳索——这根上帝为他特别定制的绞索——却一刻也不肯放过他，它越系越紧，越系越紧，仿佛那最可怕的一瞬随时都可能来临。

他不得不离开一度狂热地爱着的五色缤纷的世界，离开大自然，离开爱情，甚至离开整个人生……躲进这间丧失时间的小阁楼，躲进那些发黄发霉的书页里。但是，这根绳索并没有放过他，它仍然越系越紧，仿佛马上就要对他进行最后的审判。

最后一本书翻完了，一切都无济于事。

他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耷拉着沉重的脑袋，面向门坐着，等待最后的一瞬降临。

一个阴影从门缝中挤了进来，在那些横七竖八的书堆上来回移动，枯黄的灯光给他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，好像一个幽灵，在狭窄的灵界飘荡。

“啊，你是谁？”陈一飞大为震惊，仿佛预感到最后一刻即将来临。

“哦，不要惊惶。也——不必追问——我的姓名。——如果你——不忌讳——我的降临——的话。”阴影慢慢地飘荡着，声调异常迟缓，每说一句话都要停顿好几次。“孩子，我不会害你。——我是来——帮你解开——那条——一直绑缚着你心灵的——绳索的。”